

# 武陵的

蜀虎·著

直率地讲吧，  
我要给您讲述的是贺龙、关向应、  
夏曦领导的红三军，  
同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  
在川黔湘鄂四省边区会师前后，  
并建立边区苏维埃政府期间，  
对武陵山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  
民风民俗、思维观念、人际关系和各种力量  
重新组合的冲击、影响和改变，武陵  
山区由此发生的各种嬗变。



# 武陵的 分江



蜀虎·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陵的红 / 蜀虎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1  
ISBN 978-7-5366-9291-6

I. 武… II. 蜀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9085 号

## 武陵的红

WULING DE HONG

蜀虎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  
责任编辑: 杨亚平  
责任校对: 杨婧  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·黄杨 王芳甜

---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229 千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5000 册

ISBN 978-7-5366-9291-6

定价: 30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引子

红军的故事家喻户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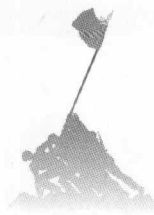
红军队伍里差不多都是血气方刚豪放勇猛的人。当时，中国的精英们领着这支队伍，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征程上，刀光剑影下鲜血飞溅，前仆后继中硝烟蔽日，劈波斩棘里延河筑家，驱倭反蒋救民于水火，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瑰丽篇章，最终创下了夺取政权的不朽功勋，为泱泱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些篇章我几乎与您一样耳熟能详。

不过，武陵山区因红军到来而发生的变化并衍生出的一系列故事，您未必就比我更清楚。而且，当时红军因肃反扩大化，这两支红军队伍来到武陵山区的时候，武装力量已减弱到几乎不堪一击的程度。最后，在武陵山区发展一年，重新成为红军主力并北上抗日。这段历史，至今无人详细涉及。您是否有兴趣和我一道去拨开迷雾填补这段历史鸿沟？

您明白我的意图了吧？

我在下面要告诉您的这些逸闻，并不直接讲述中央主力红军队伍里发生的故事，也不讲述长征中红军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艰苦创业过程，更不涉及长征的起因和始发点至结束地，但仍与长征有割舍不断的联系，有时还达到息息相关的程度。直率地讲吧，我要给您讲述的是贺龙、关向应、夏曦领导的红三军，同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在川黔湘鄂四省边区会师前后，并建立边区苏维埃政府期间，对武陵山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风民俗、思维观念、人际关系和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冲击、影响和改变，武陵山区由此发生的各种嬗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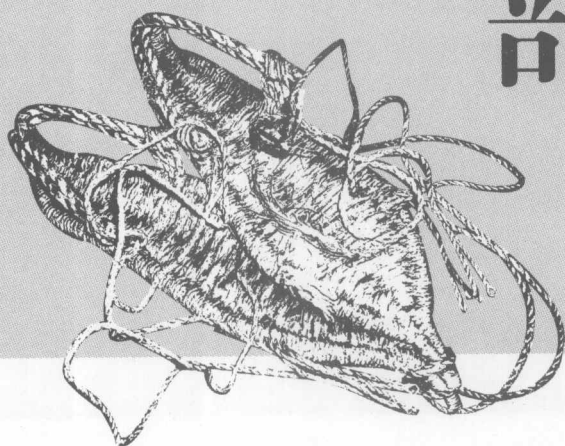


实事求是地讲,我获得这些传闻也非易事,央求当事人给我摆龙门阵,搞点实地考察,翻阅尘封的资料,搜查散落在边区的稗官野史,编辑流传的民间故事,跑图书馆进档案室,甚至还精读了描写红军在川东南活动的具体材料,阅读了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等人的传记,在亿万新闻媒介中捕捉只言片语与长征相关的信息,等等,最后融合糅合粘贴起来。您说,我容易不容易?

另外,我有言在先,涉及的故事内容、地域人物、风俗习惯、时间先后等,可能与您知道的不尽吻合贴切,但大体上差不太多。而且,我还使用了许多不要以为只有您才掌握的资料。当然,如果真利用了您个人拥有的档案,那也请您看在我们共同敬仰的红军前辈面子上,请多多包涵。您硬要较真那是您的事情,您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啊!

诸位,我是个急性子,快人快语决不啰唆,这些逸事都发生在我的老家。您有兴趣就坐下来听我讲述,也许有些段落难免枯燥乏味甚至游离,但可能有些逸事真会把您吸引住。如果没有兴趣您就……好啦!我开始了。

上部





上

將





寨主在川黔湘鄂(现渝黔湘鄂)接壤的武陵山区,靠湘西一侧有座骧家山寨。骧寨主有三个儿子,骧龙、骧虎、骧豹。骧家系边区大户人家,其财力人气交往影响首屈一指,在边区任意挑一座寨子院落、码头、场镇集市、国道官道村道、有人聚堆的场所,都能看到他家的“骧”字号幡旗称谓什么的。骧寨主乃边区四大长老(族长、寨主)之一,尤其善于经营木材、修造船舟和绸布店。

公元1933年10月(民国二十二年农历九月),骧寨主的三儿骧豹准备“娶亲”,媳妇是闻名遐迩的四大长老之一“颀寨主”的小女儿颀莲。这个热闹啊边区的山民盼了好多年了!较真点讲,提前一年,人们就开始翘盼这场热闹了。前来洽谈演出的傩戏班子、跳花灯的、川戏表演团体、挑嫁妆的背二哥、唱哭嫁歌的、布置场子的、玩杂耍弄魔术上刀山下火海艺人、游僧老道半仙风水先生、杀鸡鸭鹅猪宰牛羊鱼鳖火夫帮工、挑茶叶赶牲畜的队伍等等挤断了大小山路。各个山寨祠堂、独占一方的豪强、一些商贾绅士、土家山寨苗家岭子等相关人士,送接帖书的那真是络绎不绝。骧家山寨几乎成了繁杂的集市。

现今边区的人们都瞅着,而且憋了这么多年的劲,加上媳妇的来头和名声,又要给后面的做出个榜样。勤俭而又吝啬一生的主人,摇身一变将成天下出手最阔绰最慷慨的人!大家都伸直脖子等着看一场边区亘古以来最热闹的大戏。

欲订婚的男女双方生辰八字帖子已交给算命先生,合昏的日期定下后,请柬立即雪片一样飞向四面八方。临近喜期,从远至峨眉山、梵净山、金佛山、传灯寺、回龙寺请来的伏魔降妖神僧或道士,已用画符黄纸裹着包红绸的竹钉将进入骧家寨的路口封闭,各种山魅林妖水怪异禽俱逐远方,撤除“死尸店”,严禁持小阴锣的“赶尸匠”靠近!







可是，霹雳一声巨响。靠川一侧有个大土豪兼国民党乡长冉瑞廷也放出消息，他在这年的年底要招上门女婿！闻讯，四省毗邻边区土豪商贾劣绅权贵枪兵无不踊跃回帖。

这个冉乡长，在边区臭名昭著，上行贿赂于县长等大吏，横则笼络国民党驻军，暗中勾结地方军阀，背里拉拢土匪豪强，挤压德高望重的四大长老（族长、寨主），瞪眼蔑视大大小小土家苗寨的寨主们，视芸芸众生如草芥，霸盐运充税官自封一方土皇帝。其人早就成了边区山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。谁知此人恶贯未满盈，不知他那根烧火棍顺哪棵藤捅的，又傍上了黔省大军阀王家烈的侄儿、川省军阀刘湘的爱将田钟毅旅长的拜把兄弟王猊儿。有这样来头的女婿，在风云诡谲战事纷纭的30年代，无疑是找到了两座靠山，谁还敢再对他呵斥横眉唱对台戏！

冉瑞廷这一招真是阴毒，真无愧叫“冉蝎子”这个外号。他对四大长老早已怨恨愤懑，多年来，要发展任何商业搞点土特产买卖，都超越不了四大长老经营的行业范畴。没有财富什么都成空中吊脚楼，均为幻影，为此，他只好与土匪劣绅结伙倒运鸦片，甚至从汉口贩运“汉阳造”（军火）！通过二十多年经营不义之财，薄积苦敛，加之横行乡里，刮脂聚膏，倒也成了富甲一方的恶霸。本来，自从相隔不远的鄂西咸丰县闹起红军，冉蝎子就预感不妙，弄清红军领头的是贺龙后，他更是寝食难安，急如热锅里的蚂蚁。十多年前的民国十四年冬，刚由川东边防军警备旅长晋升师长的贺龙，在秀山邑梅驻防时，为颢泽恩寨主出气，处决了冉的表弟安云臣，还由此交好四大长老，巩固了四大寨主在川黔湘鄂边区的核心寨主地位。事隔多年，贺龙率“红匪”重蹈边区这湾肥水，还不再掀滔天巨浪？

不过祸兮福兮，谁又掐算得那么准呢？冉蝎子暗遣心腹上峨眉渡普陀，央求高僧推算预测，均被高僧一句“天机不可妄泄”搪塞回来。他苦思冥想七天七夜，终悟出一条“一石三鸟”之策。原来，边区的多位县长大吏，早对自己的政令不通而恼怒不满，没有四大长老默许，要想在顽劣的山民中间推行“新政”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多次欲废除长老制及其权力，可从民国元年至今收效甚微。如今闹“红匪”，蒋介石电令川黔湘鄂四省军

军阀派主力聚集边区，成立“剿共司令部”真是天赐良机，县长大吏们窥视到了机会，内心窃喜难耐。尤其是边区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，更像囚禁于地窖牢狱多年的痞子，抓到摆脱苦海的稻绳，同时荣登吐口恶气的殿堂，顿时上蹿下跳聚首筹谋，一定借军阀、官府之力，拆毁祠堂，铲除四大长老，由他们瓜分统治山区的特权。

于是，选择招女婿这一着棋，可以不露声色将各色势力纠合一起，伺机密谋规划战略。况且，四大长老都与贺龙相识，藕断丝连，就用“私通红匪”这一招，上报蒋介石或者那些急于邀功请赏的军阀，就够四大长老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的。再借助骧豹与颀莲结婚期间，四大长老及平常那些不听招呼的山寨寨主们齐聚之时，聚集自己的武装，配合剿共的国民党几个旅，一举将其歼灭绞杀殆尽，这样即可一劳永逸了。哈哈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冉蝎子推开关闭的窗子，望着微微泛白的天边，吐出一口长气。

这才几天，送来的回帖就将紫檀木八仙桌堆成了一座金字塔。回帖的名单兹罗列如下：

靠湘一侧有：大竹元寨的杨德宣、葛麻寨的何正宣、上隘寨的杨凤祥、屯上寨的安荣周、后头坡寨的王金兰、周家沟寨的王聋子、高家沟寨的杨官胜、大坨寨的刘全武等等；靠川一侧有：老寨堡的肖坤华，熊家坡的冉茂元，碓窝坝的梅佐凡，学堂坝的陈显之、吴魁考，六井坝的杨利怀，下乌鸦坝的陈化龙，枷档河寨的陈河清等等；靠黔一侧有：交溪岭的邓宗林、兰家岭的陈玉清、冯家岭的冯英明、宴家岭的宴金山、湾里岭的刘克雄等等；靠鄂一侧有：黄柏坪的龙魁昌、代家坪的熊佐周、大寨坪的杨建崇、岑龙坪的杨再德、九道河的杨胜冬、张家坪的张三毛、叶家坪的叶守田等等。





武陵的红  
WULING DE HONG



大儿骧龙奉其父骧寨主之命，亲率一行矫健骁勇的寨民，进入密林深涧中，撵山围猎，欲择一批新鲜稀罕山珍野味，犒劳莅临骧家山寨另外三大长老至尊的特使，以及其余赶来讨喜酒吃的边区九九八十一座土家苗寨的贵客们。

“砰！”一声枪响，一只正飞快蹦跳的麂子，翻身朝峭岩下栽去。立即，四处响起一片哟嗷声，狗狂吠着，在树林荆棘草丛中乱窜，撵山的寨民们围赶到峭岩下。几只高大的猎狗正在撕咬一只未断气的麂子，生之渴望是动物的本能，麂子晶莹的眸子呆望着天空，四只脚徒劳地蹬踢着，麂子个儿实在不惹眼，没有最小的猎狗大。在猎狗锐利的牙齿下，断断续续的几声呜咽后，麂子再也不动弹了。

一只金黄毛的猎狗叼起麂子，送到骧龙的脚下。骧龙善意地朝狗头踹一脚，骂道：

“都咬烂了，滚一边去。狗日的！”

“怪了，这几天野物恁个多？大小都一块儿出来，哪个打都有。邪门！”一个头缠青丝帕的年轻后生，瞪着地上的猎物，皱起眉头，望着踢狗的骧龙，似问非问。

“我看是有点邪门。打野物是个长流水的活路，才出来几天就撂倒三五十只。妈个巴子，野物也只有一个鸡巴一个x，哪长得这么快！”一个敞怀露膀的中年壮汉，捡起麂子，往耸立在前面的一堆血肉模糊的野物，骂骂咧咧地走去。

“说是川军和秀山的团防在倒马坎一带修筑工事壕沟，整天开山放炮。野物扎不住，肯定乱窜乱跑。这不，都撵到老子们这边来了。”举一把钢叉的寨民，将一根彩色的羽毛插在钢叉缝隙中，欲向大家解释。

“修壕沟？要同哪个寨子干仗？”一个手执长矛的寨民迷惑地问道。

“是刘湘派来的枪兵，会同秀山杨卓之的团防一起，要同贺胡子决一雌雄！闹得这么大的响动都不晓得，只会听婆娘裤裆里那点响动。丢死人！”一个戴镶嵌铜钉胳膊皮套的寨民对同伴的孤陋寡闻显然不满，没好气地咕哝几句。

“哪点丢人了？贺胡子不是在湖北利川、龙山吗，听说还降伏了好几个神兵队。怎么恁快，撒泡尿的工夫就到秀山来了？”被揶揄的寨民不服气，走到戴铜钉皮套的寨民前，摇一摇手中的长矛，理直气壮地质问。

“不服是不是？贺胡子打下贵州沿河后，很快就到四省边界各县扫了一遍，人家脚跟刚站稳，就把同大少主有点瓜葛的冉少波的神兵收编了。这些你不晓得吧？不信，你去问大少主去。弄不好讨得个耳光！”戴铜钉皮套的寨民推开站在眼前的寨民，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

“不和你斗嘴，你除了会编还会哪样！要是动了大少主的人，未必我们寨主他老人家一点反应没有。编，你就接着编下去好了。”那执长矛的寨民仍不服输，继续辩驳道。

“大少主的动静是你我观察得到的？”举钢叉的寨民走过来，隔开两个斗嘴的寨民，继续说：“听人讲，神兵队被收服后，大少主一气之下，用他的绝技风雷掌连劈断七棵枞树。被路过的两个来路不明的黑衣人劝慰一番后，只身到石堤码头去了。有人猜，大少主他是去找刘湘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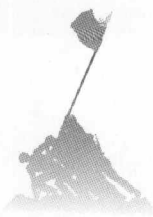
“找刘湘干么？老寨主从不准与官府国军往来，这是我们寨子从古至今一条定规。管他哪样军队，都是欺侮咱们山民的，搜刮民脂民膏，抢婆娘赶牲畜，与地方官府勾结成一个鼻孔出气。什么军队老子没见过，都不是好东西！哪个朝代都一样……”一个肩扛梭镖手中牵着几条猎狗的寨民走过来。他左顾右看后，又说：“你们几个讲的全瞎扯！”

“么子国军官府的，三少主骧豹现时就在刘湘地盘上，涪水汉葭镇那里做买卖。怎么了？只要可利用，与谁往来都不犯忌。老寨主心里有数！”站在一块透漏怪石旁的寨民，挟一杆鸟枪，拽着裤子插嘴说。

“就凭我们大少主的联英会和与黔军杨其昌师长的交情，哪个队伍到边区来都得看我们脸色。”那个举钢叉的寨民面对大家，高声地吼了句，然后，讨好地看着大少主骧龙。

“听我爹讲，贺胡子带的队伍不同一般。早年他来西秀黔彭赶骡马，





贩运山货，同四大寨主照过面，受过帮助，留有旧情。民国十四年春夏，贺龙回来当警备旅长（师长）时，还帮助颛寨主灭了死对头安云臣。安云臣你们晓得不，他在秀山梅江河一带抢劫民财、杀人放火无恶不作，没有哪个寨子敢惹他。要不是贺胡子出手相助，颛寨主在秀山境内哪有现今恁大的势力！”一个正在收拾火镰木柴的寨民，煞有介事地对众人说，语气十分肯定。

“这个贺胡子是不是当年那个贺胡子呢？你见过？你敢保证？”一个正用磨石擦大刀的寨民急忙打听。

“你打听这个做哪样。是担心屋头那三个待嫁的妹子吧！”戴铜钉皮套的寨民插嘴道。

“关你卵事！你家也有妹子……”那个寨民将磨刀石往地上一掼，气得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。

“这些事不是你们该知道的。干好自己那摊子活，没事躺到草地上抽杆旱烟。莫嚼舌头！没长眼珠子，寨主老人家正为狗日的冉蝎子凑热闹心烦着呢。”寨民中唯一穿长袍衫的白脸人站出来，脚踩旁边的青冈炮，手指寨民们说：“今天到此为止。收山息枰，回寨后不准重复今天大家乱说的话，一切以大少主的话为准！”

骧龙一直注视着远处山峦起伏方向，寨民们的对话他似乎一句未入耳。那别在腰间的盒子枪、挂在肋下的铜哨、镶着铜皮的高腰靴子、微微卷曲的头发，以及刚毅的面孔，无不显示着他在寨民中的地位和权威。他不吭声，转身就大步开走。

西边天空上出现一片火烧云，映衬着山冈上连绵不绝的枫树，远处望去山峦间烟雾缭绕，奇峰崛起，红色天地相连，十分醒目。骧龙领头，狩猎撵山的寨民们跟随身后，扛的扛，挑的挑，抬的抬，猎狗们蹿前跑后，逶迤着朝骧家山寨浩浩荡荡而来。

寨头早有人瞅到了。招呼声霎时响成一片，寨里的看家狗齐声乱叫。一堆婆娘在碌碡边推推攘攘，指指点点，浪声不断。几个新过门不久的媳妇，鼓起眼四处睃视自家男人，脸上一会儿惊喜一会儿害羞。一个性急的婆娘按捺不住，大声喊道：

“建狗，你爹出山赶场，这闲都没回来。你去接下不？”

后  
方  
山  
寨  
记  
ALIVING DE HONG

建狗“接下头！老子几天没见荤了，才膘到你就想支老子走。你也太……”叫建狗的寨民半嗔怪半玩笑，涎皮赖脸冲他婆娘吼着。

“红烧坨子肉，看你吃得几碗。也不掂量一下自己那副筋骨，能经得起几夜熬。”一个泼辣的婆娘接口说完，引起一阵哄笑。

“我家建狗怎样我晓得。看你家崽毛那个样子，那才不像做得那活路的人，哈哈哈……”建狗婆娘先是有些急有些认真，但才说一半又自己先笑歪了。

“这些骚婆娘，看到男人说话就离谱。都上去接东西，帮把手去。”一个年长的妇人骂咧咧地，神色肃穆。

“帮把手去。”有婆娘附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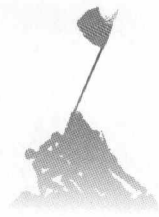
“接东西。‘接东西’！”众婆娘齐声嚷嚷道，笑声四起。



“颛家寨”（又名传家寨）是边区四大主寨之一，坐落在平阳盖与龙凤坝之间。颛寨主的先人据说是从北面迁徙过来的，用十年时间降伏了周围大小近百个寨子及洞主，又用二十年时间修筑起宏伟的“颛家寨”，然后，施展他卓越的斡旋才能和怀柔政策，与当地人的融合化解了积怨。聪明的颛家先人，引进外地栽种培植桐子树技艺，又用先进的烧榨桐油冶洽方法，使秀山的桐油成为国内最优质产品，蜚声海内外，也使地方经济活跃起来。得到实惠的官僚绅贾和庶民百姓无不佩服，延续至民国期间，颛家寨的声望势力也达到鼎盛阶段。尤其是第九代寨主颛泽恩老爷，名望更是遍布川黔湘鄂四省。

沿着平江河溯源而上，过客寨桥，经老司城，由塘坳进山。一路上，峰峦叠翠，密林连绵，悬岩峭壁上，瀑布倒挂，水雾缭绕，彩虹横跨，景象万千。前面不远处顺斜坡而下，展现一处山清水秀自然村落，只见阡陌如网，梯田层层，小溪穿过村子绕到村外，在一棵乌柏树下汇成池潭。用石





板砌成的阶梯将池潭围成半月形，这是村妇村姑们浣衣地所在，夜幕降临，这里的木叶声宛如夏季稻田里的蛙声。

这不，看看正在浣衣洗刷的村妇村姑们，她们正在议论些啥子。

“喂，听说三公到龙凤坝去赶场，在客寨过桥时，被刘湘的枪兵拦住。你们猜为哪样？”一个穿缀着花边衣服的村妇说，她停下搓揉的布料，看旁边几个埋头洗涤的同伴。

“为哪样？”不知谁着急问道。

“不准过桥。要过桥就喊三声口号。这客寨大桥建成几百年了，又不是川军修的。凭哪样霸道嘛！”穿缀着花边衣服的村妇说。

“还有‘剿共宣传队’在旁帮腔！”叫桂花的村妇接口道，她又说，“这些枪兵蛮横不讲理。他们要三公喊‘打倒苏维埃’、‘打倒红军’，还有一句是么子‘共产党共妻’！”

“三公咋办？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受枪兵的罪。我看这国民党比棒二哥（土匪）还坏！”叫玉珍的村妇停下手上的活，探询地看着桂花。

“三公看央求无用。就讲跳舞行不，他想跳段祭祖仪式上的毛谷斯蒙混过去。几个枪兵都拍手了，可恶的‘剿共宣传队’就是不让。”穿缀着花边衣服的村妇停顿一下，眼圈红了。

“后来呢？”又一个村妇着急地问道。

“三公是个‘老花灯’了。平常这点小事哪能难倒他，可那天三公就是不喊口号。他又对枪兵讲，秀山花灯远近闻名，就唱一段花灯调吧。”穿缀着花边衣服的村妇似乎平静些了，她继续说道：“三公面对着几个枪兵，清了下嗓子，叉开腿，正要开唱……”

“肯定是‘黄杨扁担软悠悠，挑一担白米下柳州’。可惜三公好身段好嗓子了，一辈子为那个八字没见一撇的柳州姑娘独守。唉……命啊！”一年长的老妇抢过话，边叹息边拭眼角。

“岔哪样嘴！九婶？”玉珍有点生气了，白了老妇一眼。

一群牛、羊、猪被几个娃仔赶着，朝池潭姗姗而来。一个叫建毛的孩子，嘴上还哼唱着，但手中的竹刷条不住挥舞，驱赶着不时回窜的羊和小猪仔。

秋末冬初，山里仍显得格外的绚丽。秋霜带来的凉意婉转于沟壑间

谷中，山林峰坡间绿色虽褪，但花木的娇艳火红并不逊色于仲春时节。特别是得到喘息的土地，从裸露的缝隙中散发出的清香，迂回在四周，同已经大展身手的桂花树联合，似乎有意熏陶醉倒每一位仓促闯进山村来的外人。莫说外人，就是本村本地的人空腹吸取馥郁的芬芳多了，亦会有酩酊之感。

这群无序的牛、羊、猪，拥挤着来到浣衣处汲水。几个村妇咒骂着，一边将洗涤过的衣襟汗衫胸兜抱到干净处。惹了祸的建毛见状，急忙冲进潭中，朝准领头的一只羊，就是一竹刷条。还恶狠狠地骂道：

“日你祖宗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么子地方，是畜生喝水去处？你以为你是国民党的枪兵，可以横冲直撞到处都敢吃喝。回去我不把你羊卵弹剌出来，我就剌我个人的。”

“建毛。嘴巴干净点。恁早就回来，牲口吃饱了？”一个村妇问道。

“哪吃饱了！出了峡口，刚把这群畜生赶上阳坡处，没吃到半个时辰，就被颀四叔派人喊转来。说是刘湘派来的枪兵带有望远筒（望远镜），几多远都看得见。要是这群畜生被望远筒套进去，还不全部赶去修万里长城！”建毛说完，将打湿的裤子绉起，赶着畜生往板栗沟那边走。

“‘万里长城’？”村妇们无不茫然，齐声问道。

“妇人家晓得这些做么子。洗完快转家弄夜饭，男子吃了饭在家候着，有事。多事之秋，都懂事点！”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池潭石堤上，朝池边唧唧喳喳的村妇说。谁也没看见他是么子时候站在那儿的，男子的口气显然体现了某种权威。

鸦雀无声片刻后，一个脸憋得发紫的少妇，低头轻轻地问了一句：“我家四毛今早才转来。他去不？”

“去！你以为娶了婆娘的男人都去？四毛的资格就够放哨。每个寨子就去一两个说话有人听的。其余就在家。酉时到祠堂，晚了还要遭罚。”中年男子丢下这串不容置疑的话后，急火火地走了。

“晓得了。”少妇声音细得像猫样嘀咕一声。

“小别胜新婚。好在是去祠堂，半夜就转来。你熬不住了？亏你问得出口，不怕……”少妇旁边的同伴，嗔怪地数落着，自己也不由红透了脸。

“人家不是那个意思。人家意思是叫四毛去问候三公。三公被枪兵打







伤，抬回来的。人家是想叫四毛端饭过去……”受了委屈的少妇，一边为自己辩解，一边就哽咽起来。

“没唱要打。唱了还要打！这狗日的枪兵，世道真黑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向颡公公告状，取几个狗头回来解气！”村妇中不乏花木兰似的人物，话语掷地有声。

“三公究竟唱没唱？”着急的村妇问了一句，见没人搭话，抬头顾盼，四周已无人。她捞出湿漉漉未洗干净的衣服，匆匆返家路上，还自言自语说：“不干不净，穿起没病。”

## 四

西水河在秀山境内叫白河，其支流有条水量充足的河叫平江河。沿河进山，只要你不辞辛劳，一路跋涉，终于会看到一座宏伟的山寨。

这座山寨的建筑为外包石门框，用盒子砖砌的围护墙。寨墙在东南西北四个朝向各开一石门，简称“四龙门”。能在崇山峻岭中挑选出这么一个略微平坦的台地，简直是奇迹。众多的建筑群耸立在平坦的台地上，围墙内的建筑房屋各具特色，几十个天井将房屋精心拼镶成不同大小、不同高度、不同方向的数十个方块，使通入房屋里面的门口朝向、连接S形回廊的通道、巨石砌成的石阶上上下下，都变得复杂难记。屋子里，所有门框均有精致的镂雕，带有浓厚土家族风格的竹枝花边的浮雕随处可见。在屋基外围20米处是寨子的围墙，高5米，均由巨大的青石砌成，墙厚2.5米，墙上可行人，瞭望窗和堞口一应俱全。有些墙体上苍苔斑驳，一簇簇荆棘、青茅将它们的根须深扎进砖石缝隙中，使墙体凭空又生出一份沧桑。南石龙门下，顺石阶走不到一个时辰，就是一个小码头，常可见站一排鸬鹚的竹筏，和在小码头上兜售鱼虾的渔民。整个寨子背山面水，虎踞龙盘，其势真可用雄伟壮观来形容。寨主人的聪明智谋也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。无论是谁，未进寨子前已有点感到自己的气先莫名其妙